

民 間 週 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公葬禮儀之殯儀
第九十六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廿八日出版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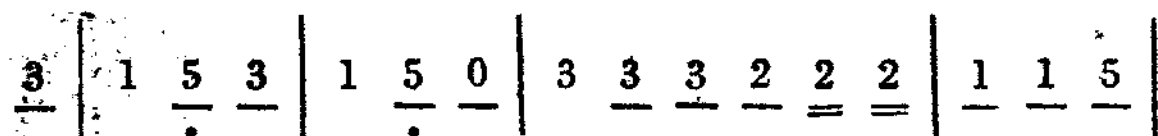
- 佃農之歌
- 哀悼鄧澤如先生
- 僞孺子胡不遺死
- 增設副縣長的新消息
- 社會局將辦職業介紹所
- 啄木鳥外交下的日軍侵察
- 豆棚閒話
- 火燒九龍山
- 二叔公講古集

G 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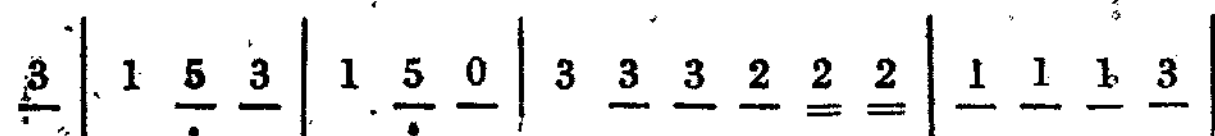
佃農之歌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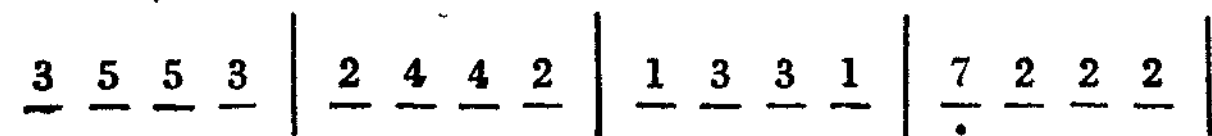
瑞典民歌
二叔公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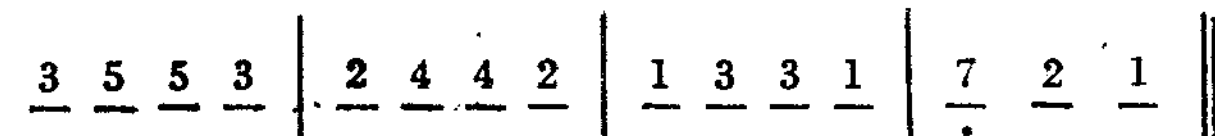
你 種 田 我 織 布， 我 們 夫 妻 合 力 好 做 工。



你 斫 柴 我 挑 水， 我 們 夫 妻 整 天 都 做 工。 荷



鋤 出 去， 太 陽 在 東。 濯 足 歸 來， 星 兒 在 空。 去



也 匆 匆 歸 也 匆 匆； 一 生 勞 碌， 命 裏 該 窮。

○……○ 民 間 講 座 ○……○

●蓋棺定論

中央監察委員西南政務委員

鄧澤如先生於去年十二月十九逝世的消息，及他的身世，同文老鶴君已在本報第九十二期向讀者報告過了。

鄧先生一生盡力革命，功在黨國，國家爲酬庸報功，特派劉紀文等治喪，并於本月廿二，廿三日舉行公祭，各界前往祭奠的人，川流不息，真是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盛。廿四日舉行公葬，參加執拂的，約有一萬餘人，個個神色沮喪，悲痛萬分，可見鄧先生遺愛在人之深了。

鄧先生生平不愛利，不求名，踏踏實實努力革命工作，所有功勳，舉國皆知，無待小子饒舌。國家痛惜賢良，舉行隆重公葬典禮，亦理所應該。不過鄧先生之死，是黨國重大的損失，正值國家多難，青年國民，方

賴老成前輩領導，挽救國難，不幸死去，使我們頓覺如行夜路熄了明燈，渡迷津失了船筏，嗚呼，痛哉。但鄧先生雖死，他的生平行事，足爲我輩青年取法，所以小子不敏。特將胡漢民先生所舉鄧先生值得青年效法的地方，寫述出來。古人說「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在鄧先生早已把身後浮名，置之度外，不過吾輩爲悲悼賢勞，也應該表彰他的高風亮節。

胡先生在悲悼鄧澤如先生文中說：戊申河口之役，我奉總理命經手其事，但財政的籌劃，及失敗後的一切善後，如逃難者之安插，與敗兵之編遣等等，鄧先生實盡了最大的力量。我在河口之役失敗後，總理又叫我回香港，任同盟會南方支部長，主持南方革命運動。那時我們準備再來一次大流血向海外募款十萬實行發動，並確定在英屬須籌五萬元，我寫了信給克強先生帶給總理

，總理就命鄧先生進行募款，鄧先生當時是負責籌款的，三月二十九之役，若沒有鄧先生在經濟上籌劃，也許不會有這樣壯熱的一幕。

就黨的歷史來說鄧先生始終是黨的財政的籌劃者，他所經理的，如礦務，鹽運，財務行政，……無一不是受黨的命令去辦理。他也以此爲自己所長，假如要他做旁的事，他一定會固辭。民國十二年，本黨討伐陳炯明，鄧先生做國民黨廣東支部長，在香港組織討陳辦事處，專司財政出納，是年總理回粵，鄧先生任大本營建設部長兼財政部長，那時陳軍新敗，廣東的情形很紊亂，滇軍，桂軍，黔軍，都桀傲不馴，軍餉分配，尤其困難。鄧先生妙得很，他天天坐在財政部遇到財政部有收入，便立刻分派各軍。果然「庫無餘財」，却也「部無積事」。隨收隨發，又分配的十分公允，每天發出清單，寫明

今日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怎樣分配，黏在鹽運使公署佈告處，把一天收到的錢分派完了，一天的工作，也就算做畢了，這樣一來，桀傲不馴的各軍，著實無可奈何，鄧先生做財政部長，在這軍隊專橫的狀態之下，果真做到了「政簡事清」。

理財是鄧先生特長，尤其關於財政數目的記憶，在我們同志中，很少有能和他比較的，他經手的收支賬目，可以一注一注從頭至尾的背給你聽，譬如經手數十萬元，其中數萬數千數百是誰用的，爲什麼用的，又是交給那個人的，連何月何日也可以隨時還報出來。他經理財政極小心，自己寫自己核對，如果支付，又必須自己親自蓋章簽字，然後再叫人去過目審計。總之，他沒有一注沒有根據的賬，可知鄧先生處事之不苟和持躬之廉正了。

鄧先生在黨的最大功績，是爲黨計劃財

政，使本黨資源，不至匱乏，使一切革命運動，得賴以推進。但同時，鄧先生之維護本黨，除計劃財政以外，也無所不盡其力，最顯著的，是彈劾共產黨，並繼續到貫徹他的清黨主張為止。

最初同志中彈劾共產黨的：是以鄧先生等所參加的廣東支部爲首。本黨容共之議決，鄧先生和林直勉先生等即聯合上書總理詳陳共產黨的禍黨除謀，請求早圖制止；其後，又召集同志會，貢獻限制跨黨辦法。當時總理對鄧先生等呈文的批示，如解釋容共的原因，容共的限度，和本黨對共產黨的真實態度等等，却做了以後本黨清黨的唯一根據。而總理容共的意義，他藉着鄧先生呈文的批答，完全表露出來。民十六年清黨，是鄧先生等首以中央監委資格提出彈劾的。是年秋，粵中有賀葉張黃之亂，也是由鄧先生等調查事實，搜集證據，歷擷養奸釀變

，誤國殃民諸中委，請求嚴予懲處的。至於民二十年非常會議之役，更大家所知道了。鄧先生反共到底。又反軍閥到底，在先，是能觀察機先，在後，是能補救事後。他隨時隨地都盡了監察委員的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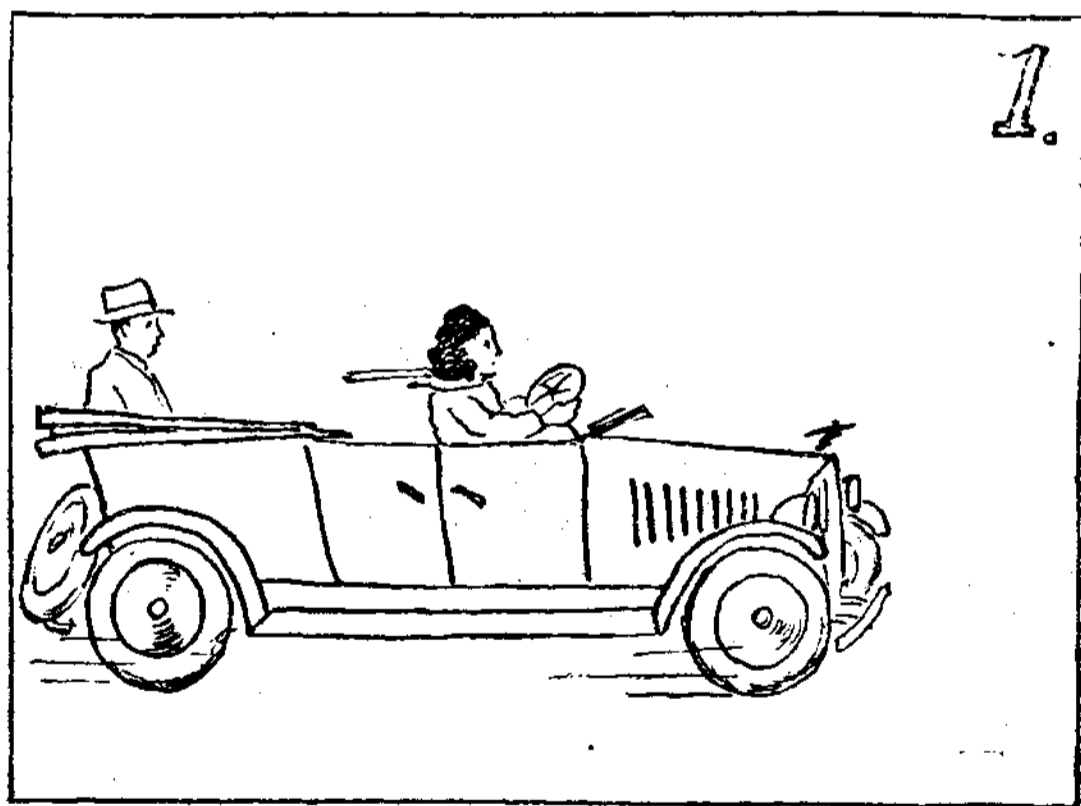
「民十八總理奉安金陵，先生未赴」。鄧先生爲甚麼不到南京呢？祇爲的他根本反對當局時乃至今日的最高軍事當局自軍事當局一度勾結共產黨，以排除本黨同志後，他便認定：此等人反覆無常，寡廉鮮恥，是決不足與論革命的。他反對民十四年前的一切勾結共產黨者，抱定了「不及黃泉，毋相見也」的決也。在鄧先生看來，民十四年之一幕，本黨一部份同志，利用共產黨，肆力於內部殘殺。是本黨黨史上最可痛的一頁，也是黨務國事所以至今敗壞的根源。鄧先生前提起這些事，還小住的悲憤慨嘆！

胡先生與鄧先生是幾十年患難相處的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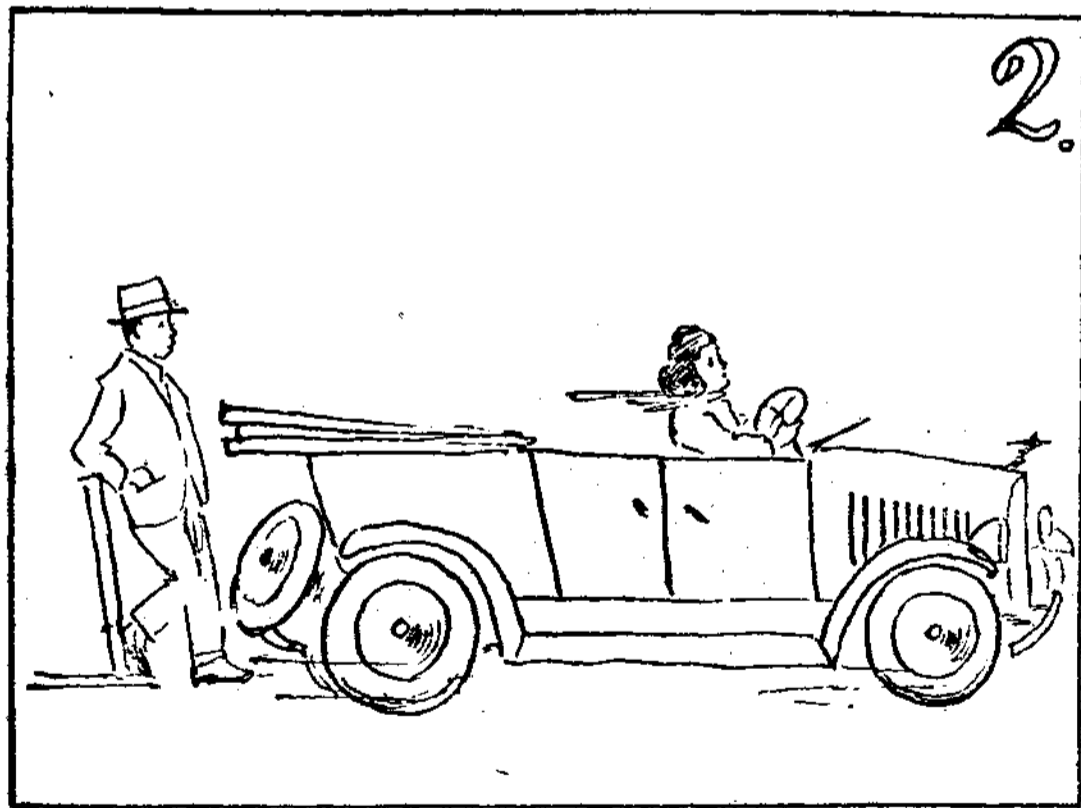
同志，所說的鄧先生的好處，自然真摯親切。歸納鄧先生的好處：第一是毀家輸財，贊助革命，第二是歷掌財政，絲毫不苟，第三是守正不阿，嫉惡如仇。這樣「呱呱叫」的好人死去，怎不是黨國的損失哩。(堂)

●偽孺子胡不遄死

連日報載十七日北平專電關外訊：「溥儀逆近患病甚重，遍聘日德醫生診治，均未見效，溥定廿一日赴旅順休養，并延日醫在旅醫治，溥妻將同往，皇位繼承大典委員會，現已開始辦公云，」又訊：「滿洲國政府今日通電極力否認溥儀患病，謂溥儀擬赴旅順，完全係因長春天氣嚴寒，并非有病云」，這兩個消息，完全是不同的，本來該孺子病與不病，重與不重，是無關乎國家大勢和民族前途，值不得我們多大的研究。在日本方面看來，也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因為他不



過一個傀儡，不過一個高等的囚犯，傀儡壞了一個，還可以再做一個，或至一百個，死了一個囚犯，社會上便除了一個蠢蟲，簡直是無足重輕的，但是就偽溥儀個人利害而說，實不若早一日死之為妙，蓋最底限度也可省却被人擲揄壓迫的痛苦，也可免掉了受人愚弄的木偶生活，因為溥儀自就偽職後，所謂「滿洲國」一切事務，悉由菱刈主持，溥儀祇做一個木偶，靈魂是沒有的，每日晨九點至十一點為接見中日官員時，由菱刈派日人名立足者隨時監視，復代置日本妾二，跟隨他的左右，以監他的私生活。偽總理鄭孝胥雖能與溥儀見面，但仍受日人監視，像這樣生活上的不自由，不特是一個傀儡，實還甚過一個囚犯。意志已被人毀滅了，自由已被人剝奪了，過這樣的傀儡囚犯生活，究竟有甚麼意義呢？恐怕多活一日，即多受點恥辱，多活一年，即多增一點罪惡罷了，假



使他還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想起當年在天津過平民式的生活時，妻妾宮室，可以自由享樂，「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而現在反要這樣受苦，怕要無限痛恨，無窮追悔！但是他係一個涼血的東西，怎麼會這樣想，你看，他現在病還未十分危殆，日本老早已派人組織甚麼「大典委員會」，預便造出第二個傀儡，以爲繼承「帝位」之準備，日本人之視溥儀，直草芥之不若，生死完全無足重輕，近聞新任關東司令官南次郎蒞任之始，於宴僞國官吏的時候，席次對鄭孝胥出揶揄之詞，更牽及溥儀，鄭等均感偏促不安，鄭翌日對溥儀說知，溥儀「唯唯」，像這種寡廉鮮恥的東西，備受侮辱而不知恥，靦顏視仇，認賊作父，偷生人世，有甚麼意義？實不知如早一日死，還少被人唾罵呢。

（力行）

大地風光

●增設副縣長的新消息

我國現行政治制度，以縣爲單位，縣政府之組織，設縣長負一縣行政之責，縣長以下，分設財政，教育，公安，衛生，建設，各局，各局分立，分別辦理該局統屬事務，縣府之內，行文手續，儼如數個機關，實有統一之必要，因此裁局設科之議，漸見實行，惟縣長之責任彌繁，實有設立副縣長之可能。

故省府設計委員會，委員劉懋初提議設副縣長一案，其所持之理由爲，（一）事務上之理由，（甲）縣長每日須出席之會議甚多，對於縣政進行，實不克親自策劃，故應設副縣長，使其專心於對內，（乙）縣長爲親民之官，省府三令五申，常飭各縣長下鄉巡察，昇下情不致壅於上達，自應有常川駐府之副

長，接洽事務，(二)責任上之理由，在現制之下，縣長出巡或請假或出缺，例派秘書代拆代行，手續較繁，若有副縣長，可免此種麻煩，猶之軍隊，營長陣亡則營副當然補充，此制於軍事或綏靖時期，尤為適宜，(三)身份上之理由，查刑訴法第二百廿七條，縣長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有偵查犯罪之職權，與檢察官同，又本省懲辦盜匪暫行條例第五條「各地軍警，破獲罪犯，應即解送該管縣長訊辦」，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在剿匪區域內，由縣長及司法官二人組織臨時法庭審判之，臨時法庭設於縣政府，以縣長為庭長」各規定，此種職權之行使，依理不許代表，猶如推事職務，不能以書記官代之，正縣長事務至為複雜，為之帮忙，自以此身份者始不違法，是秘書科長所能代表，蓋有時而窮也。

日副縣長之設，在泰西各國，不少成例

，如法國現行縣府制度，則有副縣長之設，即廣西亦已施行此種制度。又如我國中央各部院，皆有副長，駐外各領事副領事，學習領事等，名目更多，地方各鄉鎮亦有副長，依吾黨對內政綱第三點，係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即縣不啻國家之縮影，事務較鄉鎮為繁，更有設副縣長之需要。因此民應現有計劃增設副縣長之消息，聞該廳擬將一二等縣增設副縣長，現已在着手進行中，除一等縣南海，番禺，順德，中山，東莞，新會，台山，惠陽，等一律增設外，二等縣如增城，三水，清遠，鶴山，開平，等廿餘縣則視其縣政之繁簡，擇要而設，并非全部增設，計二等縣份約共設副縣長者四十縣左右，副縣長係輔助縣長辦理事務，對外對內副署縣長請假副縣長得代理一切，但權責仍集中於正縣長，以免有事權不一之弊，一俟擬定具體計劃，即具呈省府察核轉呈西南政務委會備案

後施行云云。

(老鶴)

如下：

●社會局將設職業介紹所

吾國因農村經濟之破產，復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失業之衆雖無精確之調查統計，亦必爲數甚巨，尋求職業者又苦無介紹，雖云職業無多，人浮於事，而勞資之需給，未嘗絕無，向者祇靠親戚故舊之推薦，或荐人館之介紹，以溝通勞資需給之關係，此爲產業幼稚社會之一時現象。若新社會進步，產業必隨之而發達，即勞資需給亦因之而頻繁，斷非親戚故舊或私家荐人館之介紹能力所能應付裕如，此各國公營職業介紹所之所由設。何況由親戚故舊之推薦，未必人人有此機會，至荐人館則僅及僕役，且動輒需費，無異增加貧民之一種剝削。故社會局長張遠峯，提議舉辦公營職業介紹所，免費介紹職業。此亦貧民之福音。茲將其辦法錄之

(一)先在社會局內附設一職業介紹所，並得體察情形，於市內適宜地點，酌設分所，(二)與公私立各工廠及商業機關聯絡，以利介紹，(三)凡欲尋求職業者，可到所掛號及繳納最低廉之廣告費，以備介紹，既經掛號者，即在報紙上分別披露，使衆週知，以便僱主之需求，(四)凡僱主需用各項職工時，即將其姓名住址及所欲選僱之工人姓名，繕具通知單，通知介紹所，由所發介紹函交給工人親自携往，與僱主面商，免收介紹費，(五)凡經商洽之工人，與僱主方面須取具保店或保人者，可直接向被僱者請求，本所祇任介紹之勞，不負擔保之責，(六)凡經介紹之工人，到工之日，須將介紹通知單寄回介紹所，以便登記，但遇試工後而不受僱者，仍得到所報告，再行披露報章，代爲介紹，(七)凡已商洽之職工，如因工作地點過遠

，缺乏川資，可向介紹所請求酌量供給，由其保人或保店，負責担保償還。（老鶴）

●啄木鳥外交下的日軍侵察

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危機日益加深，是決定其對中國侵畧的必然性。希望日帝國主義不侵畧中國，正如妄想猛虎祇食草而不食肉。日本對中國的侵畧始終是採取大陸膨脹政策，為實現此種政策，日帝國主義已運用各種外交策畧，所謂水鳥外交，即是外示鎮靜，而內實急進，以此而使中國接納其塘沽協定與至通車通郵；最近日本認水鳥外交，收效尙緩，于是替以啄木鳥外交。所謂啄木鳥外交，即啄木鳥之啄木，兩足綠木，搖頭擺尾，內靜外動，蓋取內有所主，而積極活動的意思。

在啄木鳥外交下日軍又進攻察東。本來併吞滿蒙是日帝國主義大陸政策推行的第一步，而武力佔據東四省又祇是第一步的一個

階段，故日本並不以佔據東四省為滿足，而其進攻察東自是必然的趨勢。最近報紙報告我們以下面幾個警耗：

一，日本駐熱河軍司令宣稱，日本曾屢次要求宋哲元將軍將熱河駐軍悉行撤退，惟宋氏對於此項要求，置之不理，故日軍擬採取武力行為解決該地華軍，聞日本在熱河西部駐軍已集中前進。

又，關東軍部宣稱，駐熱河之日軍一師團，配同強有力之飛機一隊，將即開始進攻宋哲元之防軍，日軍之目的，在迫宋軍退出沽源附近邊境。

又，敵偽軍向長樂烏泥河進展，希望我察東邊區不駐兵，關東軍司令部向我致最後通牒，並以陸空軍總動員為恐嚇，實行強佔各地云。

又，日機四架，廿三日晨十時在察東棚

子擲彈七枚，十一時又在該處向我發四十餘炮，十二時日軍步兵向我獨石口東北之長城線進攻云。

由上述幾種警耗，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已積極的侵畧察東，而侵畧察東又是日本併吞滿蒙的必要步驟。

最近報又載關東軍幹部盡易為激烈之新人，新來者皆號稱為激烈派份子，這些激烈份子在大連召集會議，其大意是討論如何進一步以迫中國，日本激烈的軍人派之意態如此，今彼等愈得勢，則侵華必然愈加緊迫，而進攻察東自是意中之事。

事實上，日帝國主義為避免其國內政治經濟的危機，必要實行其大陸政策，但實行此種政策，又必不免與蘇俄及美國衝突，為準備對蘇俄與美國戰爭，在地形上確有控制華北之必要，在資源的供給上，有壟斷全中國富源的必要，在軍事上更有支配中國

沿海岸與中心城市的必要，因此，日本對蘇俄或美國的戰爭愈緊張，而其進攻中國也愈緊迫。其實日帝國主義的貪慾是無窮盡的，無論中國政府對他怎樣退讓，是不能壓他的慾望，過去南京政府以為簽訂塘沽協定便可以停止日本的軍事侵畧，接納通車通郵便可以暫時穩定華北的局面，殊不知這些屈服的行為適足引起日帝更狂暴的侵畧，最近日帝向察東進攻，不祇圖佔察東，而且將由控制華北而支配全中國。由此我們可以得一個認識，就是中國除非發動一個民族革命以反抗日帝國主義，是不能停止其瘋狂的侵畧。(文)

●豆棚閒話

大伯公

(一)新軍起義

(續)

○……○公民常識

十二月卅日，二標新軍吳元瑛等六人，往繡文堂取所刻的圖章，因過了所約取貨的期限，要求減價五仙，與店中夥計口角；警

兵向來就專與新軍爲難，遂借端干涉，言語之間，竟至動武，老城一局的巡官朱紹祥，被新軍打傷，警兵大憤，開來大隊人馬，將新軍二人綑綁回局。這天正是年終除夕，新軍放假，入城的很多，聽得新軍弟兄被警兵綁去，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不約而同，成羣結隊來到老城一局，要求釋放被補二人。警兵那肯依從，兩邊相持不下，聲勢洶湧，如

局即拆，先搗毀老城一局，後又往毀五局，五局在大東門口，爲新軍往來必經之地，故新軍聚集的人數甚多，打傷警兵九人，由瓦面跌死的一人，憲兵出動彈壓，怎奈羣情憤激，如癡如狂，那能收得半分效果。清吏見事情擴大，無法阻止，乃下令將大東小北兩門緊閉，阻止新軍入城。這是初一日新軍與警兵互鬥的情形。

三標管帶戴慶有聞風前來具保，警官不肯見面，反將二人加上腳鐐手拷，猶如囚禁江洋大盜一般；局外新軍，更加憤激，幾次想衝進局，皆被警兵打出，後來幸得巡警道及新軍協統趕到，兩方勸諭，並將二人釋放，局外新軍，才相率散去，這是三十晚上肇事的情形。

二三標新軍回營之後，將警兵欺凌之事，向大衆激動，次日元旦，各人手執木槍棍棒等物，蜂湧入城，遇着警兵即打，達到警

新軍原分三標，此次與警察肇事的，祇是第二三兩標，第一標，毫未參加。怎奈清吏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爲搗亂份子，將新年三日假期，改爲運動大會，禁止兵士出營，第一標的兵士，因此憤憤不平，要求放假，未得長官允許，有步兵二百餘人，洶湧而出，不過數分鐘時間，一齊折回，大呼「警察大隊人馬，來攻新軍，快出抵禦。」於是全營震動，奪取軍械，紛出抵擋；長官見事情不妙，溜之大吉。當時水師提督李準聞得

第一標新軍噪動，率隊出城彈壓，但見大隊人馬，漫山遍野而來，急逃回城中，將城門緊閉，調旗兵登城守遇，復調虎門駐軍進省，是日儘在小北後上一帶，小小打了一仗，勝負未分，新軍因天色傍晚，無心戀戰，向燕塘一帶退却。這是初二日的情形。

初三早晨倪映典馳至中軍，將第一標管帶祁某鎗斃，宣布舉義，打出驅逐滿奴的革命旗幟，公舉倪爲司令，率隊進攻省城，時李準亦率領兩千人馬，向大東門，小南門三路進發，兩軍在東門茶亭相遇。但見倪映典司令身穿藍袍，手執紅旗，跨騎大馬，往來指揮，真是威威凜凜，殺氣騰騰。李準遠見此人怎生了得，命埋伏在中王廟的炮隊，開火射擊，倪司令身先士卒，目的太大，竟中彈死。新軍見首領陣亡，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大喊殺盡滿奴，爲倪司令報仇，一齊蜂湧前進，清軍彈如雨下，死的前仆後繼，并不

稍退，相支數小時，子彈漸少，人馬疲乏，又無統帥指揮，致被清兵打得落花流水，相率向牌東園，白雲山一帶潰退。

初四日清兵分隊四出搜剿，捕獲多人，并將新軍營盤焚燒。此役自肇事，起義，失敗，前後不過四日，新軍死亡二百餘人。革命雖未成功，然新軍所到之地，絲毫無擾，人民箠食壺漿，前來犒師，足見革命深入人心，所以後來武昌起義，大功告成。

(完)

火燒九龍山 (三)

(小說) 傑之

民間文藝學

是一個西風蕭瑟的秋天，趙龍的孩子出世了。這是一個女孩。在她出世的前兩天，據說她的母親躺在牀上將要睡熟的時候模模糊糊地看見一隻燕子落在都府廟的屋角上，一會兒

慢慢地天空裏飛翔，一直飛到趙龍的家裏，這時她就突然地覺得有人在她的背中心猛擊了一下，以後就是可怕的疼痛。又像有人拿着錐子錐進她的脊骨，使勁地想錐開它。一陣痛完又是一陣。她只有閉着眼睛不住地呻吟叫喊。這樣繼續了兩天兩夜，這個女孩子纔完全出了娘胎。

因為是個女孩子，早就預備的蛋，趙龍打算不必染紅了送給鄰里的人們了。這使他感着一種失望的悲哀。他以為女孩子大了究竟不是自己的人，養終送老是談不到的。但他的老婆勉強地安慰他：「你不要以為是姑娘就討厭她，我相信我這個姑娘是與眾不同的。你看她這雙眼睛，這兩條眉毛，這小小的嘴，這高高的鼻子，鴨蛋似的臉，真是好看極了！姑娘大了，嫁給一個好好的姑爺，也和自己的兒子差不多的。」

實在的，這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她和這

孩子睡在一起，瞧着孩子的烏溜溜的眼睛，孩子的嘴吮吸着她的奶頭的時候，她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歡樂。

從此以後，趙龍這一家的空氣比較從前活躍了。小孩子的哭聲，在她母親就覺得是一種美妙的音樂。趙龍對這孩子也很疼愛。他每次從外面回來的時候，一定要用嘴唇吻着孩子的臉，一直吻到這孩子有些不耐煩，哇的哭了一聲了，她的母親就趕快跑來好好地撫慰她，她父親纔笑迷迷地走開。

他希望孩子趕快地長大。他的生平的勞苦，一半寄托在這孩子的身上。和他比較親熱的張五，常常到他家裏來閒談，看到這孩子，總說：「這孩子真好玩！將來誰要討她做老婆，誰就是天大的福氣」。

張五這些讚美的話，的確是有些用意的。他曾拜託隔壁的趙三嫂向趙龍夫婦說過媒，想她將來嫁給他的三歲的兒子阿寶。依趙

龍的意思，這門親事是可以做的，不過他的老婆却不願意，一提到這事件，她就賭氣似地說了：「你怕我們的姑娘嫁不到一個好姑爺？像張五那樣不過只有十幾畝田，兒子也像是呆頭呆腦的，他就莫想討我們的姑娘做媳婦」。

「女孩子大了，總是嫁人的」；趙龍也有他的用意，「與其等她大了，揀好揀歹耽誤了她的終身，不如趁她小的時候就說定了親事，做爺娘的也少一層心思，而且在這年頭，女孩子長得漂亮，反而惹出許多麻煩，也還是早有了人家的好」。

「我養的姑娘，她的親事就該由我作主。假如生了個兒子，他討媳婦，就由你去定張本，我絕不多一句嘴」。她鼓着嘴這樣地說，好像有些生氣的樣子了。

這算是他們夫婦之間第一次的口角，但他立刻就屈服了。他無聊地抱起了孩子，在

她臉上吻了一下，笑吟吟地說：「也好，我們這位公主將來就由你媽媽作主，嫁給皇帝做皇太太，老子做國丈，媽媽做國太，也讓我們老夫老妻享一點兒福」。

爲了她的名字，夫妻間也有過一次小小的爭執。一出世，她母親叫她做「燕姑」那是一種夢境做根據的。趙龍却以爲女孩子故意起個男孩子的名子較爲有趣。年紀老了，本來就將女兒當作兒子撫養了，平時喊她的名子，心裏也像是一種安慰。所以她就主張，這孩子的名子叫做「小龍」。這種爭執差不多繼續了兩月之久，終於也還是趙龍和她妥洽了：這孩子叫做「小燕」。（未完）

二叔公講古集

舍姪孫筆記

第九十六講 婦人之妬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三有妬非女人惡德論，見識明達，其首節云：

「妬在士君子爲惡德，謂女人妬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書者，宋明帝以湖孰令袁愔妻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又以公主多妬，使人代江敷撰辭婚表，見宗書后妃傳。有云，姆嬭爭媚，相勸以嚴，

妮媼競前，相諂以急。聲影才聞，少婢奔送

，裙袂向席，老醜叢來。」到底六朝人有風致，這些描寫都很妙，唐人所著黑心符專講怕老婆的，或者可以相比。我在這裏不禁想到世上所稱的妬婦之威實在只是懼內之一面，原來並不是兩件事情。明謝肇淛著五雜俎卷八中有好些條都是論妬婦的，其一云：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不行於閨房，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謝氏的意思大約與魏元孝友彷彿，以爲一夫多妻是天經地義，假如「舉朝既是無妾，天

下殆將一妻」，那就太不成話了，然而沒有辦法，其原因只是怕耳。平常既是怕了，到了這最有利害關係的問題上，一方面自然更是嚴急，一方面也就更弄不好，又怕又霸，往往鬧得很糟。五雜俎又有一條云：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唯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己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妬非女人惡德論中亦有類似的一節云：

「韓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

內，恐富貴更娶妻妾。三國志袁紹傳注魚豢
典略亦同。此其夫必素佻達者。」這兩則都
寫得很幽默又很痛快，但比較起來，富貴妾
易妻的行爲至少總是佻達，而合理的充口腹
却還是人情耳。俞正燮論定之曰，妬者婦人

之常情，正是明言。但明遺民徐樹丕說得更
妙，見所著識小錄卷一，題曰戲東客，原文
云：

「有客與細君反目，戲東貽之。——婦
人不妬，百不得一，然而誠大難事。試作平
等心論之，不妬婦人正與亡八對境。有一男
子於此，帷薄微汗，相與詆呵斥辱，去之唯
恐不遠。有一婦人於此，小星當戶，相與歎
羨稱揚，不啻奇珍異瑞。豈思欲惡愛憎，男
女未嘗不同，何至寬嚴相反若是，恐周姥設

律定不爾爾也。——投筆爲之大噱。」活埋
菴道人是三百年前人物，乃有此等見識，較
俞氏尤爲徹透，可謂難得矣，卽如今智識界
的權威輩亦豈能及，此輩蓋只能說說投機話
耳，其佻達故無異於老祖宗也。



編輯者：民間週報社

發行者：民間週報社

總代理及
通訊處：廣州市財廳前圖書消費合作社

出版期：每逢星期一

印刷者：廣州西湖路西南印書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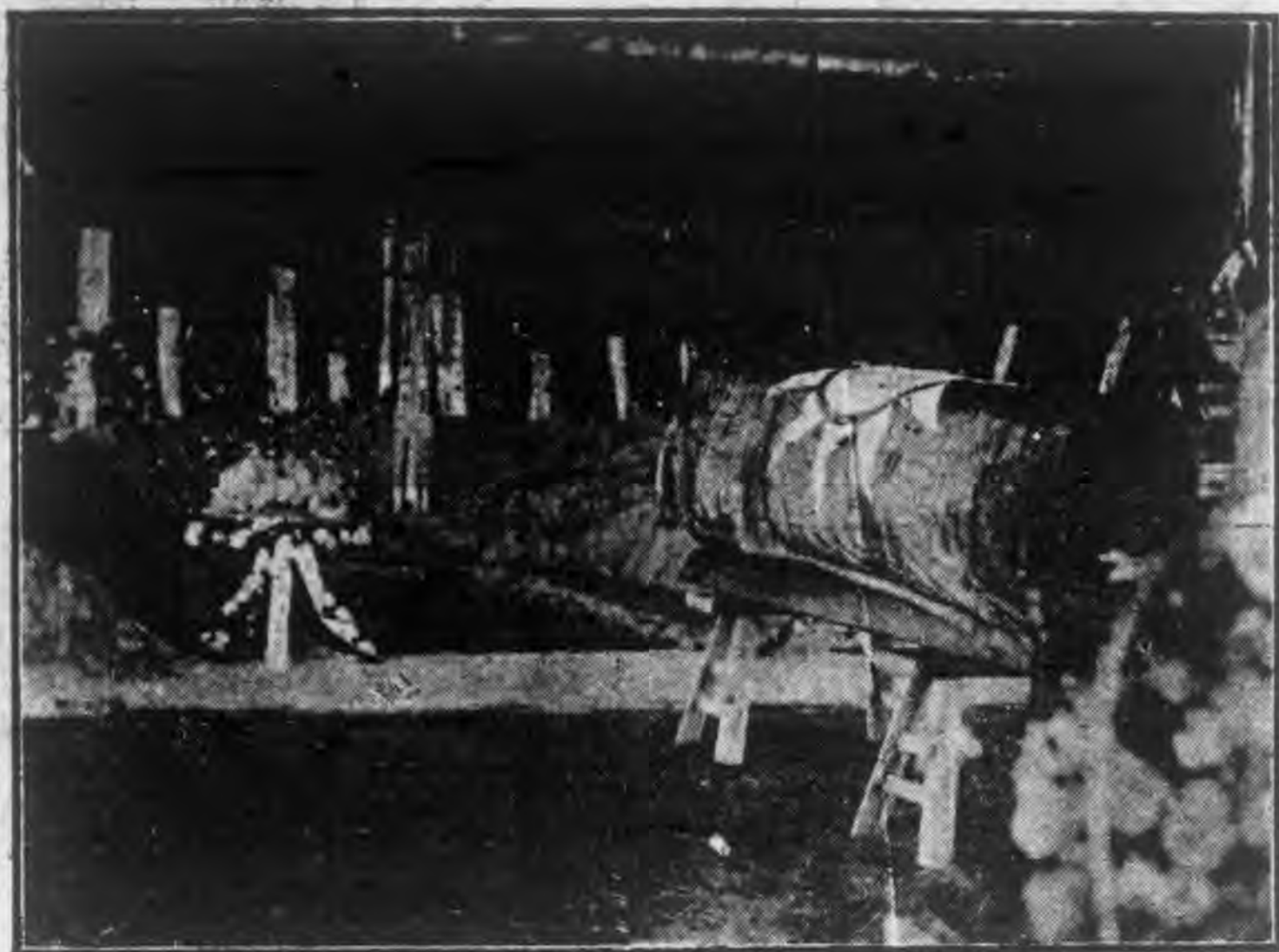
價目：每冊售價仙三枚



中央監委國民政府委員
鄧澤如不幸於去年逝世
國府以鄧委員功在黨國
明令公葬於壹月廿四日
出殯舉行公葬典禮右圖
爲出殯時之真亭下爲殯
儀之行列



右爲鄧公子光
夏於舉行公葬
禮時之哀勵



上為鄧公靈柩
 抵墳場
 後來賓
 致祭
 為各軍
 政長官
 致祭
 右起余
 軍長漢
 謀鄒委
 員海濱
 林主席
 雲陔劉
 市長紀
 文鄧
 員青陽

